

李慈铭序跋辑释*

张桂丽

内容摘要:李慈铭文集已刊行者有《越缦堂文集》、《越缦堂文钞》、《越缦堂骈体文》等,流传较广。研读李慈铭的日记,根据他记载的著述信息,发现相当一部分文章都不见于上述三书,追踪其日记提供的线索,间或有所收获,可以补其文集之阙,亦可证明其日记中记载自己著述的信息真实可靠。

关键词:李慈铭 序跋 辑佚

李慈铭是晚清文章大家,著有《越缦堂文集》、《湖塘林馆骈体文钞》,然遗珠散落,在所难免。前此曾辑得序文十一篇^①,今复陆续辑得序跋数篇,兹以撰写时间先后为序整理如下,谨供乐读越缦堂文字者参考。

一、《黄黎洲先生金石要例》跋

此书补元潘文僖公昂霄《金石例》而作。乾隆间德洲卢氏尝以二书及明王行止仲《墓铭举例》汇刻为《金石三例》。嘉庆间,钱唐梁玉绳又著《志铭广例》二卷,为广变例而作,颇讥《三例》之错杂漏略。然先生此书,综核辨驳,最得其要。卢氏所刻,岁久板失,罕有觐者。兹从《南雷文定》三集中录出,圈点皆依原本,殆先生手笔也。丁巳二月下旬乡后学李模跋尾。

按,本文录自李慈铭节录本《黄黎洲先生金石要例》,现藏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卷端钤“越缦堂”朱文方印,末亦钤“越缦堂”朱文方印。“丁巳二月”比照李慈铭之生卒年,当指咸丰七年(1857)二月。李慈铭初名模,咸丰六年以避祖讳改今名^②,他有印章曰“臣模”。这是目前所见李慈铭惟一署名“李模”的

* 本文系全国高校古委会2013年度规划项目《越缦堂读书记全编》(批准号1351)阶段性成果。

①张桂丽:《李慈铭遗序辑释》,《文献》2012年第3期,第154-162页。

②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广陵书社影印本,2004年。下引此书皆同。《越缦堂日记》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日曰:“予本名家模,以下一字行。”《越缦堂日记》咸丰六年正月二十八日曰:“改名慈铭。以原名避太高祖疑名也。曰慈铭者,以不孝自警也。太高祖讳杜,而殿纂公集有《示模儿》诗,太高祖无兄弟,或此其初名也,故疑而改之。”

文章。

李慈铭长于撰写应用文章，曾卖文为生，以墓志铭的标价居高，故很注重墓志铭的规范要求，撰写时多吸纳前人经验。黄宗羲《金石要例》概括古人金石，以明碑志墓铭体例，故李慈铭节录此本，以备参考。

二、送胡光伯比部耆仲驾部兄弟乞假归祝堂上双寿序

龙集重光，鹑躅星纪，煜芝栢于仁里，韡椿藿于德间。鸿衍庞褊，麋寿綰绶，则为吾友光伯比部尊人硕庵先生配罗恭人周甲之庆。比部及其弟耆仲驾部先后乞假，归奉寿觞，其同岁生李慈铭为文以乐之。

夫伐羔击钟，难锡者老；衰茵累冯，惟靳以贤。而况郁郁者桐，拱堂而并峙；采采者兰，循陔以竞进。却鸠杖之祝，爱日永于壶中；歌《鹿鸣》而来，英声啁于天上。结驷肆礼，法孔氏之雍容；鸣鸠均仁，本《周南》之风教。是于齐俗得一，已矜相厥，鼎门咳万，胥备聿推，斯旨尤得而言。盖闻子方之祈，耳鸣者德；比干之策，梦征以祥。先生幼服义方，壮勤孝养，春驹秋驾，身率乎百僮；晨盥夕匜，藜依乎二老。树下俄隶，常罄裴宽之船；梁间盗狙，从受仲弓之绢。春风麦鬣，待举火以百家；夜雪絮衾，赋束缊于比闾。食无兼俎，躬衣系统，惊情容于闺门，分经业于诸子。泅冈先陇，时省松楸之庐；棘下名师，不绝羔雁之币。赐爵累级，遂大客卿之门；振社表坊，永衍安定之绪。恭人以蜀哀之名阀，相清威之礼，宗鸡栢名，恭鳧习勸。二畎课萱，偕璫婢以行沔；半晦栽桑，祭蚕嫫而视族。灯霄箴颖，寒敝三族之袂；倚旦藻蘩，馨达四时之馈。眉案载肃，和朱瑟于嫔仪。胎教必庄，师铜槃之馨壶。则王融书学，授自徽言，魏缉交游，察于左塾。□□诸妇，导亲汲于含泉；婉婉童子，止絮羹于隅膳。逮乎二难竟爽，三省服官，恭人孟勉在公，殷勤匪懈。问爱书之献，清狂何期；陈鹵簿之图，数马必谨。一卷授崔寔之政，万石致严媪之装。

兹也弧觔衔辉，帨巾先设，樊英答拜，齿逾乎五。轸婉姁作筵筹，纪其初内蒙黼。比部兄弟行且褰碧海之芷，鲙丹池之鳞。栋山有砂，以酌霞醴；云溪有术，以盍寿泉。种九节之玉松，移来瀛鸟；撷五英之金菜，近出蓬莱。细梅映庭，艳绯紫之舞采；翠竹匝野，韵鸾凤之佩环。镜水一渠，长绕鸣珂之巷；龙山百尺，爇高昼锦之堂。善和新坊，华毂接轸；通德旧里，琅璈彻霄。郡守致辞，拥金鱼以鞠叁；密亲咸萃，被圭翟以喁子。

慈铭夙忝抚尘，近叨同解，碧云千里，皇萼一章，羨北里之称觥，盛东门之祖帐。潞河秋壮，风送孝廉之船；斗极春回，星炳老人之舍。湖莼绿脆，足供穆宁之餐；岩桂黄襌，咸赠窈窕之计。木天待子，梓里通家。丹藻挹霞，三千万敌陈之富；碧桃承露，五百岁娱回之春。

按，此文见于国家图书馆藏稿本《湖唐林馆文钞》，作于同治十年（1871）七月二十五日，《越缦堂日记》是日有云：“撰梅卿乞假归祝堂上双节寿序，别

存稿。”胡寿谦赠《皇朝輿地略》为润笔^①。胡寿谦，字梅卿，后改名寿鼎，字匡伯。浙江山阴人。官刑部。其弟胡寿颐，字梅仙，同治六年举人，官至兵部郎中。著《洗斋病学草》。

李慈铭与胡氏兄弟为同乡，胡氏富财资，给与李慈铭的土仪、别敬均可观，居京时和李慈铭比邻，常相资助，交情很深。故李慈铭写此文赠之，对其回乡为父母亲祝寿极尽祝福、赞美之意，亦是礼尚往来，因为李慈铭的《卖文条例》中，骈体文价格最高。光绪十二年胡寿谦卒，李慈铭为撰挽联云：“长尔十年同榜登科师事我，别今三载秋风一恸讣音来。”^②

三、《弟子职集解校补》序

同治十二年岁在昭阳作鄂夏六月写毕，记之曰：《弟子职》，《汉志》载之《孝经》、《尔雅》后，是三代专教弟子之书，《曲礼》、《少仪》皆从此出。后人辑《管子》者叠而入之，班氏时犹别行也。或以为刘中垒父子即《管子》书别出之者，误矣。自宋以来，以洒扫应对为小学，屏书数弗讲，国朝诸儒言汉学者，专以文字训诂为学僮先入之功，而讥宋儒不解小学二字为何谊。今以《艺文志》晓之，《孝经》之后为《尔雅》、《小尔雅》、《弟子职》，则汉以前之所谓小学，固合二者并言而不可偏废，然则汉宋之邇可通而诸儒之争不亦可以息哉？

予尝以今世童子入塾即授以《四书》，夫“四书”之名，始于宋元之际，然朱子之作《大学》、《中庸》章句，固以为王道之极功、圣学之精诣，夫岂胜衣总角之僮所能骤语？学必有序，教必有渐，今以三家村仅辨菽麦之学究，合村野驱马之子弟，而即以诚意、慎独、平天下、参天地为授受，亦安望其发蒙而有功乎？

故欲取《孝经》、《尔雅》、《弟子职》、《急就章》为“家塾四书”，俾孩提之入塾者，先诵《弟子职》以识幼仪，次诵《急就章》以通名物，次诵《孝经》以知大本，次诵《尔雅》以通训诂，然后授以《礼记》，则浅而《曲礼》、《内则》、《学记》、《少仪》在焉，深而《大学》、《中庸》亦在焉。然后读《论语》以及诸经、《孟子》，而为学之序庶乎顺矣。

庄氏述祖，乾嘉间常州学者之杰也，其所著《珍执宦遗书》，遍述群经，于古籀、《夏正》尤所致力，然其言率博而无要，高渺而任臆。惟此注多参洪氏亮吉之说，专明古谊，独得体的，因最而录之，且取花斋本《管子》、朱子《仪礼经传通解》本及仁和孙氏同元注本校勘是正，其解有未备者，补以孙氏及歙程氏瑶田《通艺录》之说，间附管见，主于文从字顺，读者易

①《越缦堂日记》同治十年八月十二日曰：“梅卿以南海冯煊光校补江阴六德祇《皇朝輿地略》为赠。”

②《越缦堂日记》光绪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解而已。庄氏所为《古文甲乙篇》，书既不传，遗书中刻其叙目，凌杂穿凿，几欲代仓颉、沮頊更造文字，盖最为不经。是解中“既拚盥漱”下解莘字云，“莘从反冉，《说文》阙冉字”，“奉擘以为绪”下解蕴字云，“蕴从系蕴省声，缁之重文，《说文》阙蕴字”，皆私决勇造，绝无据依，不可为训。且正文并无莘、缁二字，横相牵引，徒乱学者耳目，故删去此二条，不以累其书，并诬《说文》也。

又庄氏原本先列正文，后低一格为集解，仍分节，云自某至某，今欲以便读者，故依所分节次附文为解，其余片文只字，无所改易。孙氏称济宁王氏启元有是书单行注本，予又闻成都龙万育《敷文阁丛钞》中有任氏大鹏《弟子职选注》一卷，今皆未见，故不著录云。李慈铭书于京师铁门寓舍。

按，此文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见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李慈铭校补庄述祖《弟子职集解》稿本卷首。朱丝栏，每半叶十行，卷首题“武进庄述祖珍艺”，卷端钤“越缦堂”朱文方印。

《弟子职》是历代蒙学教材之一，原为《管子》中一篇，记录弟子事师之礼，自来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清代洪亮吉作《弟子职笺释》、庄述祖作《弟子职集解》。李慈铭撰写这篇跋文时正在户部尚书周祖培家做塾师，大概以此教导规范周氏弟子；晚年作天津问津书院讲席，也以此教授约束书院诸生。

四、《潘绂庭封翁七十家庆图》序

光绪祝黎蟬嫣之岁，律中蕤宾，月之六日，为绂庭先生七秩寿辰。时则长君郑龢尚书甫登五十，而先生以过耆之岁，别裁新荔，重茁维兰，玉雪之年，适今十年，因属画师绘家庆图，所以揖灵征，彰乐喜，握岂弟之纯则，祛蔓延之酿辞也。夫斟雉晋尧，推策左帝，虽云福竺，亦觉神劳。先生夙擅凤池，早辞鸛列，花砖草制，推老耄者卅年；采螭视卿，程止足以千石。遂得坐跻耆艾，疏荣公槐，以近闕之身，寓泛湖之乐。此其可纪者一也。

伊巫世臣，不闻皆寿，周召代辅，未克咸年。先生家擅鄙菊之泉，屡见绥桃之实。乡老国老，传为箕裘，东眷西眷，迭推耆硕。宴蓬山之岛，再至为常；披观河之图，一门俱出。此其可纪者二也。

赤伏金张之盛，土德韦杜之华，固亦人珥金貂，门殷珂马。然而逍遥大小，圻代为昭；招国南北，异枝合美。所以袞衣视膳，宣阳是夸，露冕导舆，崔邠为箸。先生则兰陔之奉，式穀三公；鲤庭之趋，象贤八座。侍晋公之客，祁国已久垂鱼；立谏议之庭，尧叟亦将撰杖。靖恭旧第，率桃李以偕觴；相韩鼎门，望桐木而知瑞。此其可纪者三也。

金玉友昆，率皆比齿，棣华先后，差亦十年，故凡五宴连珠，四穆先醑，大氏鹄原并峙，雁序相参。未有法护据铉，僧弥方就外傅；伯霜垂老，仲雪甫过胜衣。一则雍容珥蝉，文昌再入；一则娶怡蜡凤，塾序初分。引文度于藜前，坐阿奴于怀抱。黑头内相，将齐绛亥之年；绿眉娇儿，方对黄童之日。

此其可纪者四也。

述祖之诗，每惭燕翼；传家之集，或谓蜂腰。即彼环顾文章，止隆堂构；颢固科第，偏靳藻华。先生阙帙称诗，已惊老宿；扶鸠理咏，翻健少年。传紫薇之百篇，补绿野之千首。集逾李义，言陋王筠。尚书得其凤毛，成为麟角，仲宝益兴实学，永兴足敌秘书。跨丞相五隶之编，隘充公集古之录。此其可纪者五也。

凡斯扬榷，胥绝浮谀，得其一端，恒情惊异。而旋马之厅如昔，来鹤之筵不开。卫公精思，屏绝乎音乐；君实独乐，优游乎户庭。敏中无宴客之厨，稚圭绝祝嘏之例。东坡戒杀，辅董生求雨之方；龙舒诵经，忤谢傅居期之过。尚书承膺庭诤，曲体亲欢，夙戒宦游，不干清静。绝门生之羔雁，但贻文章；移静者之山林，不闻笳鼓。盛阳以至，同通明之降生；景风正行，封务观以开国。沙堤看筑，不待八秩之龄；洛社同游，长见百城之画。斯图之益，庸有既乎？绂翁以早故，且从子期丧未除，不称觞，故有董谢之语。

余于文字，多不起草，应酬之作，写出即忘。此亦寿序也，尤不足言，文格亦颇卑，然属辞比事皆清切，无一泛滥语，以方北江谟觞尚无愧也。追录存之。前日书帙时以纸尽，自“可纪者五”以下腹稿已具者皆节去，词气少促矣。

按，此文见于国家图书馆藏稿本《湖唐林馆文钞》，作于光绪五年（1879），《越缦堂日记》光绪五年五月初四日曰：“绂丈以初六日七十初度，伯寅来告不称寿，不受礼物，因为《家庆图序》骈文一首。”周作人录存《潘伯寅与李越缦书》第四通云：“画二幅，乞赐题。家君五月初旬寿辰，以备家宴时张挂也，语祈吉祥字为感，湊深，容面谢。敬上爱伯仁兄，荫顿首。”^①知《潘绂庭封翁七十家庆图序》系应潘祖荫之请而作。

潘曾绂，字绂庭，江苏吴县人。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官至内阁侍读。所著有《陔兰书屋诗集》、《陔兰书屋笔记》等，晚年喜与越缦诗词唱和。

五、《七十二候表》跋

光绪丙子之岁，吾友海昌羊敦叔比部以钱唐罗君《七十二候表》写本一册见示，其书取《时宪书》与《夏小正》、《月令》、《时训解》、《吕氏十二月纪》、《通卦验》、历代史志，合而谱之，旁行斜上，以见沿革同异之故。中加考核，俱极精慎，可与蔡铁耕《蔡氏月令》并行。若曹习庵之《七十二候考》，仅抄撮之学，不足似也。尝见阮文达集中言宋《太常因革礼》有罗君手抄本，其中多所校补，博辨而核，自为武林先辈中稽古洽闻之士。此书卷帙无多，有能刻入丛书者，亦足沾沾一斑矣。庚辰八月，敦叔改官吴中，匆匆不及写副，书数语归之。会稽李慈铭跋。

^①周作人：《药堂杂文·名人书简钞存》，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

按，此文见于清光绪八年刻本《七十二候表》卷末，作于光绪六年（1880），《越缦堂日记》光绪六年八月十三日曰：“阅钱唐罗镜泉以智《七十二候表》……镜泉钱唐诸生，为阮文达诂经精舍中弟子，咸丰初卒。此书仅有写本。昔年提庵（羊复礼号提庵）以见示，今来索还，为书一跋归之。”《七十二候表》是本历书，上图下文，其表上冠时宪书，下备列《夏小正》、《月令》等相关系者，博采诸儒之说。著者罗以智字镜泉，号学博，自号恬翁。浙江新登人，慈溪县教谕。著有《怡养斋诗集》。羊敦叔即羊复礼（1840-？），字敦复，号辛楣。浙江海宁人。纂《镇安府志》，喜刻书。羊复礼与李慈铭友善，《七十二候表》刻于光绪八年，李慈铭跋刻诸卷尾。后羊复礼以刻本相赠，《越缦堂日记》光绪九年九月二十六日曰：“得羊辛楣四月望日豫章书，辛楣近襄潘惠如中丞文案也。并寄新刻罗镜泉《七十二候表》及吴中新刻《文选旁证》各一部。”则羊辛楣所赠二书应是润笔银。

六、王菊人年丈七十寿叙

余年四十有二始举于乡，浙之东同举者七十余人，惟黄岩王彦威弢甫、义乌朱一新鼎甫年皆少余十馀岁，而最与余亲。既稔，知二君皆有贤父母，庭诰周至，鞠鞠如畏。鼎甫尊人喜为诗，先尝以所作介其学官质于余；弢甫之尊人菊人先生则以贫故不克终学，而元配卢氏能为诗，著有《焦尾阁遗集》者也。两家皆以勤俭孝友著于门风，而鼎甫有弟怀新，同举于乡，鼎甫旋成进士，入翰林，主试湖北，擢御史；弢甫年长于鼎甫四岁，久不第，其弟彦澂以诸生援例为通判，需次江宁。近日鼎甫以言事左官，直声震天下，弢甫以工部郎试军机，冠其曹，记名御屏，駸駸通显。鼎甫之尊人与余同岁生，其典湖北试也，乞余文以寿其亲，未有以应也。而菊人先生以明年年七十，弢甫先乞余文以介觞，弢甫于余尤亲，不可以无言。

浙东山海回互，风俗朴厚，回浦章安之间，尤多隐君子。先生足不出闾里，以贾自晦，弢甫所述孝于亲、友于兄弟，力贫致富，经乱离困厄而不忧，皆世人之所难而君子之庸行。顾其所述，有足以风世者。桐城方望溪氏之称吾乡赵处士曰：其尊人临若公入抱孙，躬与石堂诸散人交游，处士既左右无遗，而厥配力致鱼菽瓜蔬以忠养。虽居穷巷，远方畸人老宿多造门，皆相谓曰，处士之室仅容膝，可旋身而入，其中则旷如也。今先生之习贾也，家稍裕，于宅旁贾废圃，仅盈亩，植花果瓜蓏以娱其二人，时其熟，命卢恭人洁蠲以进，风月佳日，扶坐花下，诸子孙皆侍侧，谈古今事以为笑乐。此与望溪之所述有以异乎？晋江王耻躬氏家训之自述也，曰：吾少时读书，日以一钱买柴，间三日以一钱买菜脯，而俛仰宽然，若有余乐。先生之训诸子也，每涕泣戒之曰：吾入塾时一升米三分为之，为粥三次；一菽乳四析之，佐三日餐。尔曹今日美衣食而不学，忘而父矣。琅琊世范，又何其言之相似也？内行茂者发祥，永自奉者啬食报丰。赵处士之子，是为泰安相国，康熙

朝以理学宗主为名宰辅；耻躬身践清华，至给事中，乾隆之初为名谏臣。先生虽不得于身，吾知其后之必大，益将以为弢甫勛。而先生神明强固，耆老弥健，百岁之觴，三槐之盛，如君家祁公、晋公故事者，盖可以余文为券。而鼎甫将归省觐，亦当为文以张之，并以勛弢甫者勉鼎甫，其益思所以树立，日大其家学，以为浙东乔木光也。

按，此文见于民国六年（1917）木活字本《浙江黄岩西桥王氏谱》外编卷四，作于光绪十二年（1886），《越縵堂日记》九月十四日曰：“昨夜为弢夫撰其尊人七十寿序。”

王彦威，字弢甫，原名禹堂，字蕞城，浙江黄岩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官至左常寺少卿。著有《秋灯课诗室日记》、《十二国游记》。曾从李慈铭日记中辑《越縵堂骈体文》，李慈铭为其撰《王弢甫工部秋灯课诗室图记》，并为其母撰《书焦尾阁遗集后》。朱一新，字鼎甫、蓉生。浙江义乌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疏劾李连英降主事乞归。著有《佩弦斋文存》、《无邪堂答问》。李慈铭与朱、王二人同为浙人，雅怀略同，又同年中举，交谊匪浅，而朱王二人也相善，朱一新因上疏劾李连英而左迁，李慈铭颇为其不平，故所作王父寿序中屡次提及朱一新。

七、《王守仁燕居授书小像》跋

吾友贵筑黄再同编修以此卷见示，整襟再拜。文成公像，越中旧家多有传者，皆袞冕大幅。里中西光坊、东光坊之间有公祠，相传其塑像出家。颊面虬髯，上有七痣，气象凛凛，望之竦畏。张陶庵逸民所辑《有明三不朽图像》，亦相同。间见小幅，则清癯颀秀，颇若不类。宋人传欧阳文忠、苏文忠、朱子像，肥瘦及须髯多寡，亦往往不同，盖冠绅与道服各有所称也。此像峨冠深衣，秀眉疏须，目光炯炯，虽容色怱怱，而神采穆然。道范德辉，千古犹可想见。后有王龙溪、朱金庭、赵麟阳诸公题赞。先正笔迹，经乱日稀，心画俨然，典刑弥仰。

朱越崢以绩事名，其字见者绝少，府县志虽有传，而事迹不详。此赞语重气醇，字亦遒古，自称后学，盖亦私淑文成，足裨志乘之遗。金庭著述，仅见《朱文懿公奏议》，为吾家旧笈，乱后已毁。幸存此卷两赞，皆吉光片羽也。再同由黔家湘南，竺学劭文，收藏极富。又承其尊公子寿先生之学，兼综汉、宋，无门户主奴之见。平生服膺阳明，搜采遗书已十余种，其为王学者，如彭南畝《王门释非录》等书，亦无不备。此卷将持归黔阳，劝其勒之公祠壁间，庶俾黔人瞻仰遗像，如见当日龙场讲授有泗水西河气象，非鹤湖、鹿洞暖暖姝姝守一先生言者比也。近日湘中如罗罗山、孙芝房等一孔之见，诋訾阳明，拾当湖之唾，至不可道，亦自形其浮游而已。

所愧慈铭生公之乡，早读公之书，而衰老多病，一无建树，性天至道，瞢乎未闻，徒于南雷、鲒埼文献职志，稍窥一二，而怠于辑录。粤寇之祸，楹

书尽焚。今老矣，十九不能记忆。家居西郭，近盐仓桥，为公与公考龙山先生歌哭之地，今无一椽存者，祠亦毁于兵火。近岁有人营复之，而市侩不学，堂庑卑陋，礼器非秩，士大夫无过问者。安得好事勤力如再同者，使先贤桑梓蔚然重秀，俎豆管弦日新有功乎？此卷实吾浙学派所系至重。再同以重价得之京师，而余乡里末学，限于财力，不能购以还之越祠。展卷摩挲，能无叹息？然公之教泽远被天南，黔士讴思转有过于越人者，此卷既得所主，又以永贵阳之思，知公之灵爽在天，亦当忻然以笑也。谨为跋，而归之编修。光绪十有七年正月，会稽李慈铭识。

按，此文见于民国十七年《求恕斋丛书》本《蕉廊脞录》卷七，李慈铭光绪十七年（1891）为黄国瑾而作。此文前有清吴庆坻识语云：“王文成公燕居授书小像，幕客蔡少壑画，文成弟子张子荇藏……卷为黄再同前辈藏，光绪己卯得之秀水金尔珍者。卷中明人数跋外，本朝惟嘉庆壬申山阴茅豫观款二行，最后有李越缦先生长跋，考证既详，兼之感喟。越缦于金石书画题跋皆经意为之，多在日记中。没后日记数十巨册，若存若亡，不可踪迹，无人理董，遂至亡佚^①，可为雷叹。因录此跋，以存千百之一云。”^②《王守仁燕居授书小像》，王阳明门人蔡世新所绘，为后人留下了相当珍贵的阳明授徒讲学形象，此像后归黄国瑾。黄字再同，贵州贵筑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授编修。所著有《训真书屋诗文存》。黄在晚清朝局中属于保守派中的清流，与李慈铭志同道合。光绪时贵州龙冈书院重修阳明祠，黄国瑾遂以此像勒之壁间，而李慈铭的跋文据此而传，又经吴庆坻《蕉廊脞录》过录而存。

《越缦堂日记》光绪十六年二月十四日：“黄再同来，以阳明先生画像及所摹本并属题跋。再同以黔中学派开自阳明。贵州龙冈书院阳明祠，隆庆中徐姚赵端肃公锦抚黔时所创建，今光绪己卯冬，黔中重修扶风山阳明祠，再同将以摹本并龙溪赞、端肃及朱文懿、朱子肃南雍、高望梅鹤、葛云岳晓诸先生跋语勒之祠壁，且借余所藏三不朽图中龙溪、金庭（即朱文懿）、麟阳、越崢（即朱子肃）、阳和诸公像悉摹勒卷尾。其于阳明之学可谓尽心焉矣。”光绪十七年正月二十一日：“为再同跋王文成公小像图卷正副两本，并题五律四章。《黄再同以南康蔡少壑世新所绘阳明先生深衣燕居小像属题言勒之贵州龙冈书院祠壁为系长跋并题诗四首即送其奉讳还黔》。”正月二十六日，黄再同丁父忧归贵州，李慈铭以跋文、送行诗相赠。

八、《文恪公像》跋

右震泽王文恪公画像五，后有自书赞及辞免阁臣等十疏，公之十世孙

①《越缦堂日记》于民国九年印行，盖彼时吴庆坻尚未见到《越缦堂日记》，故有“亡佚”之叹。

②吴庆坻：《蕉廊脞录》卷七，民国十七年刻本，叶三。

楊甫先生合而裝之。公之行事，炳在史冊，文章有專集，世皆傳誦，皆無待言。慈銘竊謂：有明弘治正德之際，治亂盛衰所交會，而公實為之樞紐也。蓋成化以前，代有閹豎，竊成肆雪，而士夫無顯附之者，其居政府，賢否雖異，尚知畏法守成，不敢公為朋黨。孝宗銳意圖治，尊信大臣，號為極盛。武宗童昏，逆瑾擅權，沿用錢寧，凶豎交熾，其禍始烈。而焦泌陽顯與瑾比，此風一煽，朝局日變，政府之得君者，如永嘉、貴溪、分宜、新鄭、江漢，雖邪正或殊，而問權日重，爭以傾軋陷害為事。以分宜之奸深、江陵之盛重，亦不免自結宦官，陰相左右。至魏閹而干兒義子遍于政地，熏庸之禍極而明社屋矣。夫以孝宗為之君，劉文靖、謝文正為之相，一德一心，都俞吁咈，此三楊所不能及者也。至武宗，而以一焦芳敗之，其總劉謝之后，與泌陽弦時而力相樁柱，以冀持盛于將衰、保治于未亂者，則公與茶陵李文正公其心為尤苦也。茶陵始終不去，周旋坎窞之中，調護善類，補捄百一，天下雖陰受其福，而責備日至，身叢眾毀，后世疑論，至今未息。公于妬之始，佞知虎尾之不可終履，三疏引歸，燭然不污，蓋不待明夷之傷股，未濟之濡尾，以全君臣終始之恩，存閹輔進退之禮，其所處為尤難矣。夫韓忠定公等八大臣力請去奸之疏，其一即公也。其后瑾銜忠定甚，至欲殺之，其切齒于公亦必深矣，而不敢扼公之人，閹又得以善去，優游林下幾二十年，知公之進退綽然，有以感孚異類于不自覺者。嗚呼！推公之所為，則東漢之黨錮、漢之甘露、白馬之禍，以及明之末造土木之碧血，皆可以不作。蓋江海橫流，非一掌所能堙，而欲于疾風甚雨之中，干旌光天化日之氣，虽皋夔伊呂有所不能也。然後知如公者，為朝廷之元氣所系于天下者甚大。而如茶陵之從事焦原，扶持跋扈，其后則若華亭之委蛇，分溪福清之遜言容魏，虽當有濫否，而心均救世，后之君子尚苛于論之，亦可謂不成人之美者矣。

此卷后由嘉興金氏入霍邱裴氏，今裴氏以歸公裔芾卿同年，此固公之靈爽實式凭之，而裴之風誼亦可紀也。先儒謂子孫不寶祖宗之彝訓而寶先世之画像，以為不揣其本，然優然如見，非像曷著？以公之心，画宜尚有神物護持，况重以自少至老，須眉俨然，神容如生。芾卿之子孫世世寶而藏之，較之兕觥歸趙，更當珍重矣。光緒十有七年歲在重光單閏季冬三月，后學會稽李慈銘謹跋。

按，此文見于清宣統刻本《太原洞庭王氏家譜》卷二十三，作于光緒十七年（1891）。王鏊（1450—1524）字濟之，號守溪，學者稱震澤先生，江蘇吳縣人。著有《王文恪公文集》。其像經后裔王芾孫收藏，并奏疏等裝裱合一，輾轉傳至王頌蔚（1848—1895），字芾卿，號蒿隱。光緒六年（1880）進士，官至戶部郎中。工詩文，所著有《寫禮頤詩文集》。与李慈銘同年及第，有交誼。

《越縕堂日記》還記述了画像內容，可与《文恪公像跋》“自少至老，須眉俨然，神容如生”云云互參，如光緒十七年十二月初二日曰：“夜觀震澤王文恪公画像卷。像凡五，其四白描，面略用粉赭，為二十九歲編修像、四十八歲少詹

像、六十三岁太傅像（案文恪以大学士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非真太傅也），皆纸本临写。像边有汪退谷题识……此卷由嘉兴金氏转入霍邱裴氏，今裴氏以还公裔芾卿同年藏之。芾卿持以属题，留之三四年矣，今夕拟为作记，不成。”初三日“撰王文恪画像记成，即书于卷后，别存稿”。

李慈铭是文章大家，一生笔耕不辍，尽管他生前很注意保存自己的文字，后人喜读其文章，也注意收集他的零篇断章，且所获颇丰，但就目前看来，其散佚的文章仍然不少。根据《越缦堂日记》记载的著述信息，按图索骥，确有所获；然仍有数十篇文章寻踪无处，惟俟读书稍广，再作补辑。

【作者简介】张桂丽，女，复旦大学古籍所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清代文学、学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